

信仰的重量

■江子

经过盘算，他决定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流浪。毕竟国民党军认为他已经死了，要想不暴露自己，要想逃过敌人严密的盘查，做无名的、不被注意的乞丐是最好的办法。还有，那十三根金条太显豁、太招摇，在人群中很容易被发现。而穿着气味浓烈、不需要合身体面的乞丐服，装扮成乞丐，把金条秘密系在人体最私密、也最容易收窄的腰部部位，就是最可靠的保全之策。

当年，在赣南苏区时期，有一名腰缠万贯的乞丐者。他叫刘启耀。

刘启耀曾经是江西省兴国县龙口乡的一名排工，后来参加了革命，1933年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后，敌人乘势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红军游击武装三千余人在江西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曾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军区司令员刘赐凡等带领下，开展游击斗争。一次研究如何突围的紧急会议后，曾山交给刘启耀一个装着十三根金条和一些银元、首饰的褡裢，说是中共江西省委的全部活动经费，嘱咐刘启耀一定要妥善保管。

刘启耀接受了任务。他郑重地用油布将褡裢包好，悄悄埋在了一个十分隐蔽的乱石堆里。

突围开始了，战斗极其惨烈。敌我力量悬殊，突围最终失败了。事后，国民党军清理战场，从一具游击队员遗体中搜到一份身份证明，上面写的是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他们别提有多高兴，在报纸上大肆宣扬。

可真正的刘启耀并没有死。他身负重伤，不省人事。他昏迷后，一名战友将他推入死人堆中，拿起他的驳壳枪和证件想把敌人引开，却不幸牺牲。清理战场时，国民党兵把昏迷的刘启耀当作了一具死尸。

深夜，刘启耀从昏迷中醒来。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咬紧牙关找到乱石堆，取出了埋在乱石中的褡裢。

如何处理这条褡裢，处理褡裢里称得上巨额的钱财，就成了摆在刘启耀面前的严峻问题。

接下来的日子，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名乞丐。他头戴破帽，身穿到处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手里拿着一根“打狗棍”，满脸苦相，胡子拉碴，口音含混。他走在偏僻的村巷之间，饿了就掏出一个破碗向附近人家乞讨，渴了就在溪边喝口水，入夜就在茶亭、破庙里和衣而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是智力低下、生活无着的破落户，是不值得过分关注的社会边缘角色。没有人想到，他竟然是前段时间被传已经牺牲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

伤好以后，刘启耀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从山民嘴里听说红军主力已向湖南方向开拔，他想法装成乞丐追赶，可湘赣边界国民党军守备森严，他腰间的十三根金条根本无法通过盘查。它们体积小，金光闪闪，稍不注意就会发出令人惊心动魄的声响，国民党军的岗哨根本混不过去。



十三根金条成了刘启耀巨大的负担，逼迫着他过上了非人的生活。乞丐的生活何其艰难，有几次，他讨不到饭，饿得昏倒在路旁。很多次，那些金条让他的腰受不了，它们太硬、太沉、太消耗体力，也太闹腾、太不屈从这样的命运。刘启耀会安全得多，身体也会轻松得多。可是他没有办法。它们是他的命，是他的孩子。保护它们，是他的工作。刘启耀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就会首先摸摸腰间的它们。只要它们还在，他就又似乎恢复了一些力气，踉踉跄跄地往前走。

三

其实刘启耀要想处理掉这些金条并不是没有办法。比如，将部分金条变现，以改变他十分糟糕的生活状况。他有枪伤，这需要时间，更需要钱治疗。他身体虚弱，当然需要营养。他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他依然可以扮成乞丐，但他可以将用金条买来的部分吃食藏在身上。这样他就饿不着了，也会更有力气保护这些财物。

那时候的中国，堪称乱世。军阀林立，经济崩溃，百姓陷入不聊生的境地。乱世，就意味着失序，意味着礼崩乐坏。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堕落得不成样子。稍稍掌握了权力的人往往挖空心思捞钱，当上了军官的人靠虚报编制、伤亡以及克扣士兵军饷捞取好处。各种苛捐杂税从百姓身上榨取后立即流入私人口袋……

如果按照当时的世风，刘启耀或许有很多理由，悄悄处理掉这十三根金条。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死了，也没有人知道他有巨额财富。古代官员想贪污潜逃，报出潜逃被风暴雨掀翻的谎言，往往多能过关。更何况，战争年代，非常时期，万事皆有可能。刘启耀本就差一点丢了性命，途中即被偷偷被抢也实属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占有了这些财产（哪怕仅仅是部分），刘启耀就会过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刘启耀并没有这么做。他依然背负着这十三根金条，忍受着乞丐衣着散发出的酸臭气味，继续慢慢行走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的路上，等待着将这些钱财上交组织的机会。时局持续动荡，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围剿丝毫没有松懈，刘启耀迟迟没有寻找到党组织。

四

我想，刘启耀之所以没有私自处理、占有这些金条，主要原因应该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余年革命斗争的血火考验中炼就的集体人格。

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念，以为天下人造福为己任，他们的举止，就有了别样的风度，他们的品格，就有了金属一般的质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一直住在老百姓的家中，坚持每天食盐的最低标准，不多占一分。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去长胜县湛田区下乡调研时，还照常缴纳了一元四角五分钱的食宿费。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衣着朴素得就像个伙夫，哪里有一点大官的派头？他在井冈山时期还像普通战士一样去茶陵挑粮。

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方志敏过手经费何止千万。可当他被俘时，身上除了一块怀表、一支钢笔，竟然连一个铜板也没有。红军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经常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整个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都没有薪饷。

他们瘦骨嶙峋，却目光炯炯。他们衣衫褴褛，却气宇轩昂。他们为了心中的主义努力工作，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是说不二二的行动派，是革命的殉道者，是道德层面的完美主义者。他们集结在一起，整个中央苏区就成了一个洋溢着巨大的创世激情的熔炉。

在这激情的熔炉里炼造过的刘启耀，灵魂得到洗礼的刘启耀，怎么可能把使命当作买卖，成为他信仰的主义的叛徒呢？

刘启耀紧握手中的“打狗棍”继续往前走。他相信每前进一步，就离曙光近了一步。

五

通过两年多以乞讨为名的行走，刘启耀秘密联络了老党员、老红军、老苏区干部数百人。大家相约等待着新的战斗时机。1937年1月，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刘启耀当选为临时省委书记。

组织活动需要经费，可钱从何处来？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刘启耀擦他的破衣烂衫，把一条鼓鼓囊囊的旧褡裢拿了出来。当他把褡裢解开，随着一阵“咣当咣当”的金属声响，十三根金条和一些银元首饰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它们好像憋坏了的样子，一个个喘着粗气，兴奋莫名。它们的光芒，十分夺目、耀眼。

人们都惊呆了。谁也想不到，这个日日握着“打狗棍”、穿着乞丐装的瘦骨嶙峋的人，竟然是一个富得流油的有钱人。

在这一刻，刘启耀这个名字，终于洗尽铅华，恢复了它应有的光亮与质地。临时省委用这笔经费买了一栋房屋，以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名义建立了省委秘密机关。剩余的经费用来保释了狱中的大批战友。

派上那么多用场的那十三根金条有多沉，两年多时间，带着它们一刻不离身的刘启耀，就有多不容易，他作为真正的革命者的精神成色，就有多足。

山川揽胜

灿烂文化，大美中国

塞罕坝

风物记

塞罕坝多湖泊，蓝天白云之下，花木草地之间，冷不丁冒出一汪水来，大者如塘，小者如盘，且多在人迹罕至之处。于是水泽类福，水下便多生肥鱼大虾，岸边常走丽鸟灵兽；日里鸟啼鱼跃，鸟语咿咿，是世上一幕稀见的繁华；夜里风吹草动，遍地水闪，把一团漆黑天地划成了条条块块。

这水被当地人称为泡子，偶尔游到此处的人，无不称赞其名恰切。这泡子按说也生得奇怪，寻遍草地不见源头，也不知流向，仿佛永远就是那清冽活跃的一汪，大旱几个月不见水少，落雨数日也不外溢。

草原地广人稀，到处是林海、草场，且百兽出没，游兴天大的人也不敢独自寻趣。且坝上的泡子偏找荒僻角落生存，藏锦纳秀，悦怡自然，不求闻达天下；牧群不到之处，也是人迹罕至，坝上的水生得怪，人沿着畜群的痕迹走最安全，花草肥美之处往往最危险。远看莺飞草长，一团绿影，近前见草底细水汪汪，犹如星辰，犹如牛蹄坑，犹如如碟者不等。一步上去，大多必遭灭顶，原来这花草多是浮萍之物，掩藏下了一个怪怪的水穴，穴底深彻广大，美丽也是无法叙说的。

我游坝上泡子，是在7月中旬，寻了一个向导，向导知我心意，专拣荒僻野地寻觅，一路翻丘越壑，极尽九曲连环之妙，至晚方回。

泡子：我叫我鸟湖，方圆三五亩大小的一方水，藏下了无数的珍禽，这发现或许为我独有。我无意间从一处崖壁上扯着藤萝下来，失手摔落，滚了一身污土，起来却见一地黑白花色的鸟粪，大的如鸡卵，踢之坚硬，小的似细沙，脚踏出烟尘，踩着鸟粪往密林深处走，渐渐听到莺歌燕语之声。远见曲木树冠闪动水光，脚下不觉飞奔，足音发出的空洞回声，响动巨大，自己亦心惊，而耳中鸟语却忽然消失，空气仿佛凝固，似有千万只眼向我盯视。小心翼翼向前，猛地呆了；无数只鸥鸟，或大或小，五彩斑斓，皆木立水中向我注目，我耳鸣心跳之际，不敢动一动。一只形似天鹅的高头大鸟，在水中蹀水踱步，停一下，看看我，偏两下头，似在观察、倾听。良久，突然“嘎”地长叫一声，群鸟飞的飞，鸣的鸣，如一声呼哨，引出欢声雷动。我放下心来，一身酥软地坐在水边厚厚的鸟粪上，看鸟嬉闹，如在梦中。

比邻而坐，听百鸟鸣啾，不觉身心俱轻似可飘动，看众鸟或戏或游或啄或偎，或食或立或唱或语，不觉唇间滑出一声口哨，也似极似鸟语。近身之鸟一愕，竟飞得更近，有的落脚边一口一口啄那足下的鞋子，有的落脚后啄那一缕飘动的发影，胆大的则在膝头跳上跳下……不断有鸟落在肩头、脑顶、手臂之上，弄得我全身酥痒难忍，总要笑出几声，惊奇的是那只高头大鸟，竟也走到跟前来，试着在鞋子上一啄再啄，而我却心里着急，直怕一下被啄了眼睛去；紧张之间，忽然远远传来向导的呼喊，鸟儿们一下子静下去，迅速散开退入水中，作警惕状紧张地注视着，我赶忙起身与鸟告别，依原路缓缓退出。

第二天，我一人背相机再去，想拍几张照片留念，竟绕来绕去寻不到路径了，唉……

二

塞罕坝草原，是花的世界。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花儿，在这块高地上开放得多么坦然、热闹、自在且放纵，那满世界艳如彩云的花朵，不是能用花潮花海一类的形象所能概括的。看那满坡满岭沸沸扬扬的、黄、蓝、粉，似乎根本就没有边缘，不知道那花到底延伸到了什么地

塞罕坝风物记

■北野

方，仿佛是一个好梦、彩色的梦，没有根，只有翅膀，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飞呀飞呀，到处都是迷人的色彩和倩影。

游人上来，不想采花只想放下所有的负担和尘世的纷争，笑着喊着在大片的花丛中奔跑，边跑边抛掉手中的东西，遮阳帽、书包、衣服甚至鞋子，跑累了就躺倒在花丛中，让一团色彩淹没，让一团光亮裹住，像躲进爱情中央的一个稚儿，像躲进雌蚌中的一个赤子，静静地让我们和大自然一起，听到共同的心跳，看到灵魂的光亮。这时候，人才能看出自己短处，看清花朵的个性；而我正是在此时，深深地体味了这些草原的花朵带给我的心灵颤动，我辨识着她们的脆弱、坚韧、忧郁和多情，并且辑成了一个花谱。

虞美人：又名舞草，清瘦清瘦地站在那里，面对一切花草的傲慢和不屑一顾使自己愈显形影落寞，在风中摇啊摇的，几乎要伏地不起，但还是站起来，向远方望着，把生命当成了一只金色的杯。杯在等待中装满了清露或者泪水，直到被一阵急雨打掉，碎地下去，留下花茎，久久地站在那里，像小小的旗杆，绿绿的，伸进一个传说里。

干枝梅，心中有一种肃静，在寂寞中学会对自己进行品格上的修正。远远离开花丛之后，对季节几乎也丧失了任何要求，只要有些微的泥土，就生长起来了，而且是在默默中开放出白的或粉的花。卑微的细小的，像枯枝败叶间挂着的一层小冰粒，颜色和模样都遭人的鄙视，但一直到它开进了冬天里甚至在大片的雪地上、狂风中，还依旧保持着初开时的姿势。这就引起了人的震动，像一种神秘一样在花丛中开始让人注意和不断地寻找她，虽然她总是远远回避着。

芍药：芍药为山野尊，偏偏又极喜阴凉潮湿之地。石头可任其堆积，泥土可凭其瘠薄，牛马不随意践踏，只是人不可以移植回家里去。芍药有灵，不为私己的人生存和开花，只喜欢山风风雨。做花时梦想，开一朵一朵的洁白，生在幽谷，列于草泽，芬芳有幸相遇的人，明媚了寂静的峡谷；长长的日月，短短的生命，把洁白化为一闪留在花朵上，把坚韧化为药力灌在根须下。然后，她默默地让自己丰硕的绿叶把果实也遮掩住。

草原的花太多了，鸡冠花、灯笼花、珍珠花、马兰花……多到数不清。身在万花丛中，我就又想，人有千种层面，花有百个性格。以花喻人，不是也可以看出每一种不同的生存色彩来么？

三

我听到的鸟鸣就在这片土地上响起来又落下去，起伏伏伏，像倏忽不定